

陳大慶明達謙謹

誠摯真實·卓然風義

陳大慶，字養浩，江西崇義人，民國前八年十月八日生，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，由排長遞升至十九集團軍總司令，參加北伐、剿匪、抗戰各大戰役。戡亂時由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官，累晉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淞滬警備司令，指揮上海保衛戰。來台後，歷任國家安全局長、台灣警備總司令、陸軍總司令、台灣省政府主席、國防部長等要職。

在軍中，大家都稱贊陳將軍是一位認真、負責而令人敬服的將領。在民間，都對他的寬厚、親切、誠懇，留下深刻印象；對他的仙逝，不勝「甘棠去思」的懷念。凡是做過他部屬的，都覺得他是一位有風度、有擔當、勤苦先人、積極主動的好長官。

他的談吐，溫文爾雅；他的行止，謙讓有節，最難得的，他在品德修養上成就，是以善良的天性為基礎而盛為外表的；所以能誠摯而不虛偽，真實而不做作。

他好學不倦，但並不是一般所謂「手不釋卷」；而是表現在其對問題觀察的深刻，和分析的有條有理。因此，他能把實際問題理論化，也能把理論問題實際化。



民國十八年陳大慶將軍任團長時與夫人在湖北武昌合影。

他對部屬與友人，循循善誘，但不講大道理，而常常說些深含哲理的平凡話題，使人仔細玩味之下，領悟到做人與做事的原則道理；無形中因為受他的影響，而改過遷善。

由於他的智慧超人，見解獨到，對人誠懇，對事認真，責己恕人，修養深睿，忠勇為國，功績很大；不但具有儒將的英姿，而實為當代罕見的出將入相的人才。

在他的喪禮中，中國

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輓聯有云：

「幹國緬忠勤，武略文韜，望重台員遺惠愛；

匡時垂楷範，嘉謨偉烈，名標史冊有榮光。」

蔣院長經國先生也贈悼一聯云：

「共勵胆薪；

永懷風義。」

另外，與他黃埔同窗，同有儒將雅號之稱，而且在職務上與他三度前後任交接的黃杰將軍，也沉痛的哀輓一聯云：

「雞窗同學，鵝序同班，奮袂共心期，難忘負羽分馳，黃埔精誠陶毅魄；

銅柱留名，甘棠留蔭，投艱磨汗血，吟到出師未捷，豐城孤劍有啼痕。」

凡此，都足以顯示他的功勳事蹟永垂不朽，道德風義永銘人心。

陳大慶將軍畢生爲革命奮鬥，報効黨國的事蹟，和所遺留的德業事功，凡是認識與瞭解他的人，莫不耳熟能詳，莫不對他的立身、處世、治事、修養，敬佩不已；而有「威而不猛、嚴而不厲、和而不流、平而不凡」的體認。然而這些感人的事蹟，却不爲社會大眾所習知，或者知其一二，而未能明其全貌。因此，筆者特儘可能蒐集有關陳將軍事蹟的記載資料，以及就各方面對他的懷念評論，加以平實的縷述，以供

世人作師法仰贊的典型。

「腦中有地圖」。血戰功高

陳將軍六歲開始，就離開家庭到杰壩墟，在外祖父邱公（清舉人）家學四書五經之類的國學，整整五年，奠定他崇尚倫理道德的基礎，和重視品德修養的習性。十歲，進入過埠普育高等學校，十七歲畢業於贛州第四中學。

民國十三年六月（將軍廿歲），入黃埔軍校第一期，次年三月參加第一次東征。棉湖之役，任上尉連長領導第一團。爲了挽救危急的態勢，他身先士卒，奮不顧身，直衝敵陣，以致左肩與胸部，負傷頗重，醫治數月，始告康復。

北伐之役，他隸屬第二師，任第六團少校營長，由江西南昌，而浙江、江蘇，轉戰向前，每能以寡擊衆。民國十六年九月，參加龍潭戰役，出生入死，幾瀕於危。

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任八十九師二六五旅少將旅長，赴江西參加第五次圍剿共匪，與八十八師孫元良部勁旅同列爲東路軍湯恩伯縱隊，進攻廣昌，準備直搗匪巢腹地。匪軍爲防守其要害，特集中一三五縱隊的主力，利用有利的山地地形，負隅頑抗，戰況激烈。某日，湯司令官決定攻佔蝦蟆寨斧頭山等要地，進出石城東如之線，以八十九師爲主攻，並由八十八師以榴彈砲一大隊支援。

當時，國軍特種兵的裝備還很落後，一般部隊長對使用特種兵的原則，並不大熟諳。可是，當大隊長王潔向陳將軍報到，協調戰鬥配合之時，陳將軍却對砲兵的運用，有切合戰術原則的明確指示；甚至有關技術的細節，如陣地的選定、進入、轉移，也都顧慮週詳。戰鬥開始，王潔從觀測鏡中，很清楚的看到他親臨頭陣，身先士卒，突陣猛衝。匪軍拼命反抗，陣地數度得失；但終由於匪軍主力第三軍團的適時增援，以致攻勢頓挫。晚間，舉行檢討會議，陳將軍却很坦誠而沉重的表示：

「此次戰鬥，我們必須引為最大教訓。戰術上，對於山地作戰，最忌正面攻堅，死拼硬打，徒遭無謂犧牲。我將以待罪之身，向上級建議，下一次攻擊，必須從翼側迂迴包抄。同時，我要求仍由本旅担任主攻，以雪今日攻擊頓挫之恥」。

廣昌以南，山巒連連，地形複雜。當時還談不到陸空聯合，陸軍也祇能以輕重機槍等輕武器為主要武器。匪軍利用其有利的情報條件，行動飄忽，國軍每因判斷匪情錯誤而遭頓挫。陳將軍根據此次戰鬥經驗，針對匪軍慣技，尋求其弱點，向司令官湯恩伯建議一套有效戰法穩紮穩打，步步為營，各部隊互相掩護，遞次推進，避免攻堅，乘虛猛擊。不久而有貫橋的大捷，接着克復石城，在各路友軍密切配合之下，直搗匪巢瑞金，完成五次圍剿任務，也建樹了湯兵團光輝的團隊歷史。後來抗戰戡亂，湯兵團轉戰南北，成為國軍最堅強的部隊之一；其間，陳將軍實為湯將軍最得力的輔翼，同時，也是湯兵團的主要支柱。

蘆溝變作，抗戰開始，湯恩伯的十三軍防守南口。南口形勢險要，為我西北門戶。八十九師担任正面

防禦，第四師控制於沙城以北地區爲總預備隊。當時，陳將軍已升任第四師副師長，作戰之前，他曾親自查勘南口的地形與地物，何處有村莊，何處有丘陵，何處有河流，能否徒涉，默記在心。八月七日起，敵軍以七千精兵，配以百門大砲，四十輛坦克，猛攻南口。八十九師的二六五旅，首當其衝，血戰苦守六晝夜，犧牲慘重。十三日，陳將軍率第四師一個旅，及時增援，當即轉危爲安。次日，反守爲攻，擊退來犯敵軍，斃敵千餘人，獲得序戰的勝利，震驚中外。戰後大家檢討，由於陳將軍事先熟習地形地物，所以援軍進展神速，關係戰果的得失很大。大家欽羨之下，齊聲稱贊，因而有「養浩腦中有地圖」的佳話。

民國廿七年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初旬的台兒莊戰役，是我國抗戰以來第一次獲得全勝的反包圍殲滅戰，斃敵達三萬多人。陳將軍任第四師中將師長，仍屬湯恩伯的十三軍；在戰爭勝敗的緊要關鍵，有過重大貢獻。當時，我軍係以孫連仲的池峯城師爲釣餌，吸引敵軍主力於台兒莊，而以湯恩伯與張自忠、龐炳勳等部，從台兒莊左右兩側襲擊敵軍，形成合圍態勢。三月卅一日，正當湯軍團的五十二軍關麟徵部的張耀明師攻克嶧縣、棗莊，捷報頻傳之際；突然敵軍板本旅團沂州支隊三千人，以野炮戰車，迅速躍進，奇襲關麟徵的軍部指揮所，敵我相距僅三四華里，情勢相當危急。如稍涉張皇，則五十二軍前後受敵，可能全軍潰敗；台兒莊也可能在外援落空的情勢下，終告失守，那麼整個戰役，將會面目全非。幸而關麟徵能沉着應付，一面電話前方張耀明，說明後方槍砲聲，祇是捉拿敵軍小股便衣隊，馬上可解決，先穩住軍心；一面以身邊僅有的三百人，擺出攻擊姿態，先佔領地形要點，誘致敵軍以爲我軍已得先機，而改變作法，不

急於長驅直入，衝鋒陷陣；反而先用砲火遙轟，無形中拖延了進攻的時間，失去了奇襲的價值。可是，此一空城計的虛招，不能持久，也無法退敵制敵。幸虧陳將軍率部于當天黃昏快速趕到，沉着應敵，才穩住了陣腳。當晚，陳再與關會商反守為攻的辦法，計劃以牙還牙的，也從側面狠狠的打擊敵軍。經過湯將軍同意後，決定第二天以陳將軍的第四師與敵軍戰鬥，吸引敵軍；另命令原攻擊台兒莊附近敵軍的廿五師張耀明部與第二師鄭洞國部，暫停攻擊，連夜急行軍迂迴轉進至敵軍沂州支隊的側背面，將其包圍於愛曲村一帶村莊，猛烈攻擊。敵軍遭此意外打擊，手忙腳亂，遺屍累累，突圍脫逃。我軍乘勝腳尾追擊，並於四月四日，再次向進攻台兒莊的敵軍發動猛攻，終於獲得決定性勝利。

賞罰嚴明。穩固邊區

武漢會戰結束後，陳將軍自民國廿八年起，有一年半的時間，從事游擊幹部訓練的創始工作；先後兼任南岳游擊班第一期總隊長及西北游擊班第一期教育長，由湖南而陝西。民國廿九年四月，升任新編第二軍軍長。

他訓練幹部，領導部屬，從來不以名位或金錢為誘致的手段，而係以誠懇、篤實、以身作則來感化他人。有一次，他在某地訓練部隊，運動器材的設施，剛剛建立起來，有些設備還不十分堅牢。一架天橋搖搖幌幌，無人敢上去。他却挺直腰，踏踏實實，穩穩當當的率先走了過去。他的勇毅精神和踏實的行動，



民國三十七年任淞滬警備總司令時的陳大慶將軍。

立即消除了大家的恐懼心理，也接着一個個安然走過。

民國卅二年二月新第二軍改番號爲第廿九軍，于甘肅整訓後，即開赴河南，先後在河南、湖北以及桐柏山、大洪山地區，與敵軍週旋。

陳將軍帶兵，講求信賞必罰；他的部屬無論官兵，提起他來，總是肅然起敬，使人想像到他一定是一位威風八面的將領。可是，當你和他相見後，都感覺到他是一位溫文儒雅的長者；使人如坐秋陽，如沐春風。

有一次，他駐在河南許昌，一位幹部艾少輝，詐取財物，破壞軍紀，犯了不可寬恕的過失。他一面給子艾少輝極嚴厲的處分；一面寫文章，強調「殺一儆百，殺人止殺」的苦心，充滿了「揮淚斬馬鬣」的情感道義。使大家讀後，都能瞭解他無論懲罰或勉勵一個人，都是出自「愛心」。

民國卅一年，山東、江蘇、河南、安徽四省邊區，情況非常複雜，敵軍、偽軍、以及共軍新四軍，經常擾亂此一地區，以致民不聊生。中央乃以卅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將軍，兼任蘇魯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，兼黨政分會主任委員。當時，正規軍不多，游擊隊裝備訓練都太差。且以各省政令繁複，指揮掌握均感困難；以致成立兩年，成效不著。

民國卅三年一月，陳將軍由第卅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升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，兼蘇魯豫皖四省邊區副總司令及黨政分會祕書長，成爲湯將軍的副手。湯將軍先住葉縣，後來指揮中原作戰；所有邊區黨政軍事務，均交由陳將軍在臨泉全權處理。二月，邊區改組爲第一戰區臨泉指揮所，湯以副司令長官兼主任，陳爲副主任，統一指揮山東全省、蘇北、皖北和豫東的黨政軍民，展開敵後總體戰，責重任繁。

由於陳將軍性情溫和，適宜協調配合；法紀嚴明，絕不苟且顛預；因此，他將邊區治理得井井有條。並且派員潛入敵後，對隴海、津浦沿線偽軍，進行策反工作，屢予敵軍重創。

當時，邊區所統轄的游擊部隊有卅多個挺進縱隊，在臨泉設辦事處的，也有十二個之多。各辦事處主

任，差不多每個月總要集體晉謁陳將軍一次，雖是隨便談天，但大家都感覺他有一種懾人的威儀。無論是辦事處的個人或部隊，如果犯了差錯，他一定要加以澈查處分，絕不姑息。被他傳見的人，莫不戰戰兢兢。一次，某縱隊辦事處主任犯了錯誤，被人告到指揮所，他命某主任當面解釋。那位某主任一見他的威嚴，在他一聲：「某主任，你知錯嗎？」的訊問之下，早已經顫抖失措的自承錯誤了。陳將軍見其已經認錯，不但不發雷霆之怒；反而像父兄訓誨子弟樣的，親切和藹的予以勉勵：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記住，今後要爲邊區爭取榮譽。」說完以後，還送了一瓶茅台酒。使那位某主任感動得當場淚如泉湧，連說：「對不起養公」。這位某主任，真的從此改過向善，與過去判若兩人；由此可見陳將軍潛移默化的功用，是何等巧妙了。

保衛上海。安全轉進

抗戰勝利後，陳將軍奉令率領所部推進徐州，接受日軍第十三師團的投降。隨後奉令北上濟南，負責該地區的受降事宜。當時共軍到處阻撓我政府的接收工作。十月下旬，隨第十九集團軍總部北上的祇有九十一軍王毓文部一個軍，剛到臨城，即被數倍共軍所包圍，情勢危急。陳將軍正奉蔣主席電召，赴渝述職；聞訊急忙趕回，但已無法進入臨城。於是坐鎮徐州，與指揮防守臨城的副總司令李銑密密切合作；李堅守臨城，陳將軍協調補給糧秣械彈。因此，臨城能在較長時期的固守之下，一再擊退共軍的人海戰術，予以

重創，最後終告解圍。

民國卅五年三月，陳將軍調任首都衛戍副司令官兼第一綏靖區副司令長官、無錫指揮所主任，駐節無錫；督訓軍民，嚴密肅清江南殘匪，支援江北友軍作戰。民國卅七年七月，調任浙江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；督訓新軍，加強備戰，提高黨政功能，確保地方安寧。

十月，調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淞滬警備司令，坐鎮上海，襄助湯恩伯將軍，從事戡亂，綏靖地方，督訓軍警，維護治安，管制工商，肅奸防諜。當指定參謀長黃輝亞，率同政訓處副處長陳勻，協助教育部杭立武部長處理學生問題；以副參謀長陶一珊專門處理民政問題；以稽查處長何龍慶、黃加持（後）專門處理社會問題。分工合作，使一向為共匪所操縱的工潮學潮無從發生，使奸宄斂手匿跡，社會安靖如恆。

迨淞滬保衛戰既起，當時國內外局勢對我極為不利；即就上海民心向背而言，多不主張在上海外圍決戰，能作戰的防守部隊，尚不足廿萬人。而潛伏上海的匪諜數以萬計，進攻上海的匪軍約卅五萬人，砲五百門，火力數倍於我軍。當時，如何能確保都市的正常治安，維持戰局的順利鞏固，儘量爭取時間，俾有利於重要物資的迅速疏遷，和作戰力量的成功轉移；問題很多，責任也很艱鉅。

鞏固內部方面，陳將軍與中央派在上海力任艱難的大員谷正綱、方治，以及上海市長陳良等密切合作；同時發揮他原有的週密部署力量，適時化解或破滅共匪種種軍政方面的陰謀鬼計和暴動企圖。當北火車站一夕數驚的時候，他指揮調度，偵防撲滅，往往徹夜不眠。

對於重要物資的疏遷，關係最重大的事莫如黃金數十萬兩的祕密運來台灣。當五月中旬的某日，他奉到此一密令以後，即抽調一連軍隊，在營長鄭遠劍的指揮之下，分乘卡車四輛，連夜將中央銀行倉庫所儲存的黃金數十萬兩，搶運護送到停泊在吳淞口的海軍中字一零五號登陸艇上，並由該連官兵負責監護。另派少將高參彭濟良督導指揮，會同中央銀行在艇看管的職員四人，密運來台。由於此批黃金的順利運來，成爲改革台幣的強固基金，不但穩定了當時的金融生計，而且關係到今日的經濟發展。

淞滬保衛戰，由於蔣總裁一度親臨，士氣大振，加以湯將軍與陳將軍的堅強善戰，以逆勢的兵力火力，竟能堅守上海相近一個月之久。尤其難得的，在我陸、海、空三軍密切聯繫下，除負責掩護撤退的交警部隊六個總隊，因奉命必需死戰，未留撤退船位外；其餘主力部隊廿一、五十二、五十四、七十五、八十七等軍，以及九十九、二零八師，均能在良好的秩序下順利撤來台灣，成爲此後保衛台灣的基本部隊。敵前安全撤退，談何容易？更何況十數萬大軍，遠隔海洋？陳將軍於此，調配船位，控制秩序，把握時機，與有力焉。

維護治安·力求便民

來台後，陳將軍協助蔣經國先生策劃復興工作。民國卅八年冬，我第一兵團黃杰將軍所部撤入越南，由於法國違背「允許假送返台」的諾言，將我入越國軍，全部集中軟禁，連黃將軍本人都失去自由，羈戍

異國。當時，全軍激憤之下，心情相當惡劣。陳將軍却適時祕密到達西貢，代表蔣總裁與經國先生而致慰問之意，並與黃將軍研究如何保全與運用此一部份忠貞不渝的反共實力。這不但使這支孤懸海外的部隊，在危疑震撼中，獲得了關切的溫暖，發現了一線曙光，而且也開啓了此後全部返台充實國力的契機。

民國四十二年九月，陳將軍調任國家安全局副局長。局長鄭介民將軍，黃埔的期別比他晚，軍中的資歷比他淺。可是，他卻毫無介蒂的，腳踏實地的協助鄭將軍開展國家安全工作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台北發生「五二四」事件。一部份羣衆，因爲不滿意美軍法庭審判殺害劉自然的美軍雷諾上士時，宣告雷諾無罪；而糾衆暴動，打進美國駐華大使館，焚旗毀物。陳將軍聞訊，親蒞現場，見此情況，知道當時最迫切的步驟，是避免事態繼續擴大。於是立即下令治安部門，迅速加強對美僑聚居的天母、陽明山等地的戒備，和中山北路中山橋的交通管制。一面責成有關單位，兼施彈壓與疏導手段，驅散附和羣衆。由於此項措施的適合機宜，才迅速收平了此一變起倉卒的意外暴亂。

民國四十八年，升任國家安全局局長，次年晉任陸軍二級上將。曾於百忙中，抽暇實地視察沿海港哨的管制檢查工作，大至國際商港，小至漁船避風小港，都親臨查察，不稍假借。而其垂詢重點，却爲「有無商旅不便，手續繁雜，以及漁民出海返港是否便利」等事。足見他視「利民便民」與「安全管制」同等重要，且必需併行不悖。「用民勝於用兵」，主大政者本應有此遠大眼光；陳將軍足以當之了。

其間，並曾分訪歐美及東南亞友邦，擷取見聞，借鏡他人所長，參證自身經驗；對國家安全政策與方

法，均有精進的主張與實際的發展。

民國五十一年冬，調任台灣省警備司令兼軍管區司令。警總有警備、衛戍、保安、民防等任務。陳將軍所見者大，所慮者遠。他以為各種不同任務，均應與保安工作相結合。因為社會安定，乃政治建設經濟發展的起步，也是警備民防動員諸任務能以順利遂行的基礎。因此他強調治安工作，必需爭取人民的同情與合作，治安的維護，更應着眼於變紛歧為團結，化暴戾為祥和。於是，他蒞任之初，首先放寬管制，力求便民；他昭示大家：

「對人民要有人情味，對敵人要有敵愾心，對工作要有責任感，對同仁要有袍澤愛。」

本此原則，督勵所屬，革新觀念，改變風氣；本此原則，策訂政策方針。至於執行技術，則講求預防重於取締，疏導多於彈壓。此外，他對警總的單位特性與工作特質，也有精闢而獨到見解，他說：「三軍可有赫赫之功，警總要沒沒無聞；警總是軍中的民事機構，也是民間的軍事機構。三軍是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；警總是用兵千日，失在一朝」。

因此，他對警總的作為，非常縝密而審慎。

某日，台北市政府拆除違章建築千餘間時，遭到阻礙，要求警總支援。他對前往支援的幹部，指示辦理原則如：

「必需堅持先建後拆的原則。如改善交通、如興建國民住宅而拆違章建築，應當儘量盡力協助。」

如富人修高樓大廈而拆違章建築，則先要富人把窮人住的問題解決，然後再拆。更要把握住：不能一面拆違建，一面又產生新的違建。」

情、理、法三方面，俱已顧到，所以此類事情大都能順利解決，而使人口服心服。

對於軍管區的工作，他非常重視基層和內部的團結工作。他以為後備基層幹部，是一批年輕、有法力、有熱忱的社會中堅份子，如能加以適當的組織訓練；不僅在動員的時候，可以發生領導與良好的影響作用；並且平時在社會上參加各種活動，同樣可以發生促進社會團結，改變社會風氣的影響作用。因此，他很重視後備軍人的組織與訓練，尤其是幹部。於是，他規定後備基層幹部應該定期集會，舉辦各種有意義的活動，協助村里開好村里民大會；而使政府的工作，能在社會基層紮根，貢獻不小。

由於陳將軍的新觀念、新作風，影響部屬，儘量配合地方政府，連繫民衆社團，遇事就地解決，不求赫赫之功，但取芸芸衆心；所以常能平變亂於片刻，化凶暴於無形。今日人心安定，內外團結，社會繁榮，民生樂利；「台灣的治安良好」，關係極大，而且也譽滿全世界。此固有賴於全國上下的努力，而陳將軍的高瞻卓識，與情報治安單位人員的埋頭苦幹，功不可沒。

團結軍心。加強戰力

民國五十六年，陳將軍調任陸軍總司令，蒞任之初的第一次週會中，即曾以謙沖的胸襟與坦率的風範

，與同仁共勉；他說：

「論年齡及軍中資歷，我雖然是一名老兵；但回到現代化的陸軍裏來，我却自認為是一名新兵。」

他最注重官兵在精神上形成一體，常常輕車簡從，深入基層，解決基層疾苦；風塵僕僕，巡視外島。誠所謂：「苦兵之苦，樂兵之樂」，真正做到「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」。並且分從倡導陸軍忠誠軍風，樹立陸軍新的精神；加強軍事教育，充實反攻戰備；精簡組織人員，更新武器裝備；注重官兵福利，強化官兵團結，切實實踐。

我國國軍的指揮參謀教育，是仿用美軍的教程。惟美軍所能支援協助我施教的，尙缺少戰略性的會戰指導。總統蔣公，曾感於戰略不但直接攸關建軍備戰的大計，與野戰用兵的成敗，而且也間接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安危。乃命令分別在各軍種原以戰術爲主的指參大學中，設辦研究班，講授戰略課程。三軍聯合參謀大學，仍以三軍聯合作戰中的參謀業務爲主。陳將軍接長陸軍總司令時，陸軍指參大學的研究班，已畢業兩期；他對此等具有戰略學識素養的將校，非常重視，並能善加運用。次年，政府以現代戰爭，三軍的協同，關係密切；大規模的會戰，實際上是三軍一同的總體戰。於是將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及各軍種的研究班停辦；而合併其教育內容與召訓對象，正式成立戰略學府：「三軍聯合大學」，其後正名爲「戰爭學院」，原來各軍種的指揮參謀大學也正名爲「指參學院」，「戰爭學院」與「指參學院」聯編爲「三軍大學」。此一新制，比原來的舊制進步很多，對今後陸軍戰略思想的充實，戰術行動的配合運用，戰力的不

斷增長，關係極巨；而陳將軍對此贊助最力，其謀國之忠，識見之宏遠，大有古名將之風。

軍隊的編組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；尤其現代科學發達，日新月異，新武器陸續發明問世。必需根據國防安全的需要，配合經濟條件的發展；隨時作人員的精簡與武器的革新。因此，在精兵新裝的要求下，我國的陸軍，當然需要整編。可是，縮編也有困擾之處，牽涉的問題也很多；不是硬性的規定幾個原則，下一紙命令，就可以四平八穩的達成任務的。陳將軍對此，真可謂全神貫注，經常召開會議，訪問部隊，諮詢各級人員；務求根據政府政策，針對部隊實際情況，儘可能作妥善安排。並且與輔導會密切連繫，責成幕僚人員一再修正實施計劃，直至週詳完善後，才付諸實施。因為處理得公正、縝密、顧慮週到，所以風平浪靜，順利達成任務。

民國五十七年，因為美軍後勤改制，將幾個技勤署撤銷，改為各種指揮部；我陸軍的後勤體制與作法，一向仿照美軍的，所以醞釀改制。可是，當承辦人深思熟慮後，發現改制的條件並不具備。因為美軍的分佈是全球性的，我們祇有台海數處；美軍設備已經全部電子化，我們尚有距離。何況現代後勤人員大都專業化了，人員的訓練培養也不簡單。現任的後勤人員，大都是多年來陸續去美國接受過訓練的；倘使改制，又必需重新再派人去美國受訓，無論時間與金錢，都無法配合。因此，承辦的高級人員，認為改制的好處太少，而且沒有必要；於是不斷在各種會場中，力持反對改制的理由，對陳將軍作逆耳的直言。陳將軍始終很冷靜的聽取那位承辦人的意見，不動聲色，不置可否。但是，經過他直接與美軍顧問會談，又從

訪問美國回國後，才毅然決定後動不改制，祇把技勤部隊的訓練責任，從供應司令部劃分出去而已。虛心明智，風範感人。

當越戰激烈之時，還有一件「勤業案」。原先美越軍在越戰中被擊損毀的武器車輛，都是送到日本去翻修；後來因為能量的關係，希望由我國參加協修。當時，我陸軍供應司令，因為顧慮到是否爲「做生意」行爲？而躊躇不決。可是，陳將軍却眼光遠大的主張同意參加協修；他以爲參加協修等於間接參加反共作戰，不但可以提高本軍的修護能力，獲得租借修護機具；而且也可增加技術人員福利。於是，本案在他的支持下，報奉國防部核准實施。結果，使我陸軍修護技術逐漸提高，修護範圍，逐漸擴大，修護基地大爲擴充（經費全由所分攤到的修護費撥充，未動用國家預算）。最難得的是已離開軍中的優秀技術士官，因爲協修期間待遇高，又以僱員身份回來服務，同時更訓練產生足夠服務十年以上的新技術士官。從此，不但可以替美軍修理武器車輛；而原來自己不能修理的，也不必仰求外人了。無形中又省了不少錢，間接的對提高戰力，有相當貢獻。

陳將軍固然很注意提高戰力，提高戰備；同時也很重視團結鬥志，鼓勵士氣。在他接長陸總任內，常念高級將領，尚有無眷舍配住的；乃不辭勞煩，親自多方協調，實地勘察，在台北市吳興街地區，建立眷舍廿幢，以資安頓；另對一般眷舍的切實修繕，也非常關切；務使各適其所，各安其居。

一日，蔣總統親臨陸總營區，巡視士官俱樂部，大家肅然瞻敬，靜寂無譁，但却無人領頭呼「敬禮

」。事後，隨侍 蔣公巡視的某高級將領，引咎自責，向陳將軍自請處分。他却微笑置之，並未因此事大發雷霆。豁達大度，可見一般。部屬因此受其感化，自然敬畏，而自爲約束，軍紀肅然。

他對部屬有讓人敬畏的一面，但也有讓人如沐春風的一面。

民國五十七年夏天，有位軍校的上尉軍官，和印尼華僑梁小姐相愛，準備結婚，同時要把她的父兄輩一齊接來台灣；可是積蓄有限，無力負擔巨額機票款，無奈之下，祇好寫信給陳將軍，要求支援。陳將軍了解實際情況之後，補助這位軍官的機票款，促成部屬的終身大事，也使海外的僑胞梁氏一家同沾惠澤。

統籌兼顧·興利除弊

民國五十八年七月，陳大慶將軍調任台灣省政府主席，他在第一次出席省議會中宣佈他的施政方針爲

「省政建設工作，經緯萬端，一方面需要統籌兼顧，以促進整體發展；一方面又需權衡輕重緩急，使施政形成重點。省政建設的目標，就是爲民衆謀福利。無論任何行政措施，都要以民衆的利益爲依歸，與民衆的願望相結合；並要把握依法、據理、衡情的工作方法，來爲全省同胞提供充份的服務」。

他把握住法治精神、民主風範和科學方法的準則和誠懇篤實的態度，以「除弊、簡政、賦權」爲要項；「除弊」，目的在鞏固民心；「簡政」，目的在安定社會；「賦權」，目的在革新行政。以節約人力物

力，整飭政風爲重點；深入民間，爲省政建設發掘問題，爲民衆解決問題，銳意革新，厚植中興力量；由省政建設到處呈現一片新興氣象，人民生活獲得更大的改善。

調和人際關係，是治事的先決條件。他主持第一次省府動員月會時，提出他的看法爲：「政治講是非，朋友講道義」。他說：

「政治上的事情，不是恩怨問題，而是是非問題；是衆人之事的問題，而不是私人與私人的問題。處理行政事務，祇能論是非。有功則賞，有過則罰；必需擺脫恩怨因素而論政。嚴是非而明賞罰，才能促進政治清明。朋友相交，是以道義爲基礎，不可因利害而不顧友誼道義，亦不可因是非而忽略了道義友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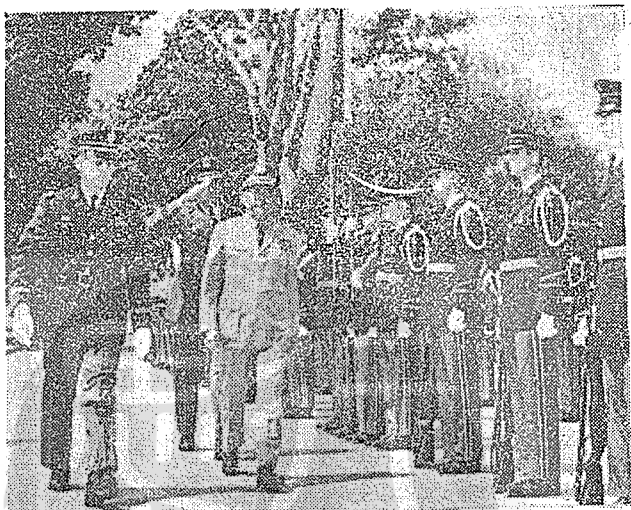
他對人際關係的態度，就是本此原則，中規中矩，有節有度，從無「過與不及」的偏差。凡與他共過事的，都感覺到他的言一行，都經過成熟的思考，穩重而通達。

他治事的特點，則爲「才大心細，遇事留心」。他每次公出訪問省屬各級機構，視察某一項工程，或聽取一次簡報，都能精神貫注，對所接觸的事物，都能深入的瞭解狀況，迅速反應問題。他對問題的處理原則是一「擇善固執，從善如流」。凡事必先徵詢各方面的看法與正反面的意見，然後再從自己的思考中過濾，分析比較，擇善而從。他對任何問題，有主見而無成見，有定見而無偏見；他絕不唯唯否否，模稜兩可，也絕不以耳代目，人云亦云。

台灣省政建設，多年來，在中央領導下，經過歷任省主席的擘劃革新，一直在進步發展中。可是，時代千里，建設事業永無止境。陳將軍深知要在現有的基礎上突破性的進步，必需有新的方法。因此，他在民國五十九年五月，曾向省議會提出「重要施政分區實驗示範」的構想。他希望使各項重要施政，經過實驗，樹立典型楷模；進而由點及面，擴大推行；以促進全盤施政的進步發展。此一構想，在他任期內，曾分配各縣市施政項目，切實實施。

教育方面，他以為教育的主要目的，在於教人做人做事。他常說：「教育是人的建設，一切建設事業，以人的建設最爲重要；人的建設失敗，其他事業亦歸失敗」。「作事是人充實活動的意義，擴大活動價值，改造自然的工作」。以此爲準據，形成一套：「以文教合一促進政教合一，以政教合一促進建教合一，而致整體發展」的理論。

誰都瞭解，教育包含德、智、體、羣四育。德育方面：他認爲「道爲知，德爲仁；私無德，愚無道。去私求知，爲培德育道的基礎；進而從私德論心，公德論行，大公德論事；發展而爲私道立身，公道利人，大公道救世」。智育方面：他認爲「學校所授的知識，要對社會發揮效用；以促進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進步」。體育方面：他曾提出「運動場即學校，運動會即教育」的口號，認爲「體育固在強國強身，而紀律的訓練，公平競爭與創造精神的培養尤爲重要；也是現代社會賴以進步發展的重要因素」。羣育方面：他認爲「一個人的人生意義與人生價值，人與我，我與社會，是相關的，整體的；一個人必需『適同和、通



民國五十七年七月陳大慶將軍(中)
訪問美國西點軍校檢閱儀隊時留影。

理道」，去建立共同的大我」。要使德、智、體、羣四育均衡發展；他認為：「必需以體育發展智育，以智育培育德育，以德育建立體育；培養活活潑潑的好學生，堂堂正正的好國民。」

四育均衡的要求下，他主張小學教育要特別注重生活教育，種下良好根基；國中教育，應特別注重國民道德的培養，身心健康的訓練；高中教育，應特別注重行動教育和情意教育；大專教育，應特別注重專才與通才兼顧的教育；師範教育，應特別注重培養健全的優良教師；至於社會教育，則應注重國民精神的激勵，國民生活的改進。

他最瞭解教育投資，開發人力資源，在現代國家建設中所佔的比例最大。因此，他對教育的重視與支持，不遺餘力，絕非虛應故事、徒尙空談。政府遷台後第一所教育學院「台灣省立教育學院」，就是在他任內躬親指導，籌創成立的。

農業方面，陳將軍的政策意見是：「盡量減輕農民負擔，提倡農村副業，取銷隨賦征購，大量降低肥料價格，推行農地重劃及一貫作業，盡力開發山坡地」等；均經中央採納，先後施行。僅降低肥料價格三次，就減輕農民負擔達八億元之多。在省政財政艱困的時期，如非有大仁大勇的氣魄，是不會主動向中央提出建議，並予毅然貫徹執行的。

林業方面，一般林務人員，每喜以伐木多少、獲利多寡作為業務成績；同時並以伐木多少公頃，植林多少公頃相比較，以表示造林多於伐木。陳將軍不以爲然，他認爲：「伐木可一時而盡，造林則最短需十年始能有成；兩者情形不同，自不能作單純的數字比較。林務成績要從保林及水土保持的觀點去衡量；伐木是爲造林及利用木材的方法，而非林務局職能上的目的。不可憑伐木的多寡來決定成績的好壞」。他本此見解提出他的主張：「爲造林而伐木，非爲伐木而造林；爲需要而取材，非爲售賣而砍伐」。真是一針見血的知言。

至於台灣林產物的處分，積弊已久。原規定以公開標售方式處理，使業者得以公平競爭；但此方式，往往因事先洩露，而被不肖份子操縱圍標。於是，再改爲通信投標；可是仍難避免洩露圍標的流弊。因爲圍標之風日盛，其所付出的代價也日高；必然取價於得標的利益。於是乃需勾通有關人員，將林木蓄積量以多報少，標售價金以高報低；或竟有盜伐、偷運等不法情事。不但短損公庫收入，影響森林經營；而且也助長社會不良風氣與政治污染。

陳將軍察悉上情後，深覺通信投標方式，徒具防弊之名，乃決心徹底加以改革；躬親與僚屬反覆研究，才洞悉圍標行爲的產生原因，在於「洩漏競標底細」。遂毅然廢除原以四聯單向指定銀行專戶繳納押標金的方式，而改爲以「指名劃線」與「禁止背書轉讓」的台銀本票或支票，連同標單證件，逕投指定信箱。此一方式的變更，雖屬技術性改革；而實際上由於業商已無由獲悉競標者名單，也即無法與其串通或加以威脅利誘。從此，凡屬參加投標的業商，必需實地瞭解林班狀況，無形中發生公平競爭的作用。而標金的數目，也趨於合理公平；既增加林產物處分的收入，復消弭官商勾結情事。根據統計資料比較，過去實際參加競標人數，祇爲繳押標金的百分之廿三點九；實施改革新法後，實際參加競標人數與繳押標金的人數，完全相同。足徵多年積弊，已因此而消除；而林木價金，也較前大爲增加。

他把握癥結，除弊務實，固不能以「小善」視之；其目的在抓住要點，帶動全面革新。因此，他鑑於台灣「工業原料材」需要甚多；所有林木的枝梢、小徑木，均應善加利用，不宜棄置浪費，而伐木跡地，也必需作有效清理，以便「即伐即植」，確保森林資源，永生不息；遂下令成立專案小組，修改有關法令；並取消「台灣區國有林產物處分規則」第十八條所規定的搬運限制，將「單位材積價金」改爲「總價金」辦法；以期善用國家資源，適應當前經濟發展需要。

土地方面：土地的轉移使用，有公家徵收和私人買賣兩種方式。公家徵收，業主不得以較低價格出售。爲減少其損失，土地法中規定，有補償地價、補償費、遷移費等三種不同名目的補償。至於土地增價

稅的計算，根據內政部于民國五十一年七月的解釋：補償費（農作改良物補償除外）也應視為土地買賣價格的一部，與公告價格合併計算，照課土地增值稅。

至於私人土地買賣，自然按市價成立，但向地政及稅務機關申報土地增值稅時，一般僅以公告現值為準，而逃避巨額稅款。

因此，土地被徵收賣與公家，所得到的收入比賣與私人的收入少；但所課繳的土地增值稅，反而比私人買賣為多，發生不公平現象。其中關鍵，在於土地增值稅的計算方式與土地公告價格與實際市價相差過巨。

陳將軍就任台灣省政府主席，就面臨中興大學徵購土地發生疑難的事。中興大學已與台中市政府及業主協議，償補費不課土地增值稅，呈報省府。可是省府主管機關，却格於內政部的解釋；甚至試報後，未獲核准；而中興大學需地迫切，又未便批駁。恰巧中興大學改制國立，於是主辦者簽請移中央處理。陳將軍不以為然，他指示承辦人：「應當解決問題，不應把問題推出去，尤其不應推到中央」，「補償費不應繳納土地增值稅」。

於是，由他負起責任，據情依理，向中央呈明事實，作積極性建議，「今後對土地現值，應作核實調整，予以公告；政府徵購民地，一律以「公告現值為準，計課土地增值稅」。行政院採納他的建議，于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八日明令：「公私購買土地，有關土地增值稅的課徵，概依公告現值辦理」，另並自民國

六十二年十二月起，兩度提高土地公告現值。

由於中興大學的徵購土地問題，使他瞭解到土地問題的癥結所在；由於他即知即行，誠懇而篤實的積極建議，使中央得以作出明快措施。今後祇要照此政策，連續邁進；政府不但可以增裕土地稅收，而且也可真正達成「土地漲價歸公」的目標，抑制土地投機的狂焰。

興利除弊，陳將軍於此，頗具古純臣之風；真可謂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」了。

勤求民隱，愛民親民

陳大慶將軍非常重視便民，就任省主席伊始，首次向省議會報告，即曾揭示：「任何行政措施，都必需與民衆願望相結合，以民衆利益爲依歸」；他以爲：「便民措施，除有關程序、手續與技術的改進外；並應注意法令、政策的正確，以求根本的便民」。於是：

設置聯合服務中心，訂頒：「台灣省政府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辦法」及「台灣省各縣市鎮區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」法規，付諸實施；務期達到爲民服務的目的。

規定各機關首長，至少每兩週一次，親自接見民衆，勤求民隱，爲民衆解決問題。所處理及解決的問題，攜回登記，列入管制考核，不得延誤；他自己也以身作則，躬親施行。

其餘戶籍登記、土地登記、建築登記、建築執照的核發，納稅證明的核發，以及出入境證的辦理等便

民工作，均命令所屬不斷檢討研究；而從簡化辦事程序、減少表報附件、縮短處理時限及簡化申請手續方面，多所改進，績效顯著，如戶籍謄本，即已減免了一百九十五種，戶籍登記案件，原規定處理期限爲廿天，現已改爲一天辦妥，均爲顯例。

爲了便民，他還經常出巡，勤求民隱；雖窮鄉僻壤，都有他的足跡，尤其愛護青年，樂於助人。民國六十年秋，有人向他建議：如能在台中縣太平鄉坪林村，靠近勤益工專與預立二村附近，修舖一段柏油路面，即可使就讀該校學生，往返縮短八、九公里的路程，並可避免入學子弟可能意外的陷入泥淖。當時他審視屬實，回省府後，立命主管部門撥發台幣八十萬元，舖築道路。

除了便民，他也注重親民愛民。

中興新村的省主席官邸，位於省府辦公大樓之後，中間隔一花園，名叫「梅園」。每逢花季，嫣紅翠綠，令人賞心悅目。他到任後，即予開放，任人遊覽。他早晚上下班行經梅園，常與遊客寒暄，閒話桑麻，態度誠懇，平易近人。無形中縮短官民之間的距離，而從心靈上打成一片。

自他主持省政後，過去的袍澤故舊，進講求職的人較多。他多以「不要僅希望國家或政府給我何種職位與工作，而應先自問對國家有何貢獻？有何成就？」相勸勉。此種促使反躬自省的精神，無形中化除了多少人的伎求心理；也充份的顯示出他「報國忠黨」「愛人以德」的情操。

對老弱殘障貧苦無依的貧民，他特別注意照顧，研訂「改善貧民生活四年計劃」：對增建及擴充救濟

機構，推行貧民家庭補助，醫療救助，加強貧民技能訓練；設置各縣市救濟會報，興建平價住宅等，均有詳細規定，以求澈底改善平民生活。

他主持省政三年，可說是省府財政最貧困的時期。一方面因為台北改制，使省府收入銳減；而九年教育的實施，開支急遽增加。省府過去的歲餘，業經貼補殆盡。省政建設如曾文水庫、農地重劃、鐵路公路、海水堤防、風災水災等，處處需要巨款。各縣市各廳局也往往向省府要錢。可是，他抱定一大原則，除例行補助外，絕不向中央要錢。歲入方面，則從稽征稅收，增列事業盈餘來支應；而不增加民衆任何負擔為原則。

「做人做事」，哲理名言

自古以來，許多政治家與軍事家，都有他自己一套哲學與藝術。陳將軍雖然戎馬倥傯，政務囀集；但却雅好學術，博覽羣書；而其學養的深厚與記憶力的強固，迥非常人所及。他每次講演、訓話，以及工作提示，從不用講稿；而能出口成章，使聽者動容；對哲學尤多獨特的見解。曾手著：「新觀念、新科學、新作風」及「做人與作事」二書，表現他的科學哲學思想。其間言事析理，正誼明道，無一句泛詞、虛語；而寓意深遠。

他闡述宇宙的道理說：

「人有靈性，所以爲主宰；物有性能，所以生價值；事有理則，所以成規律；時長無限，所以包羅萬象；空大無窮，所以覆載萬物。」

「時空是無限的，無限生多元；事物是相對的，相對成兩面；人類是有識辨的，識辨定一點。故宇宙的一切與萬象，就人的識辨說，是一元的；就事物的相對說，是兩元的；就時空的無限說，是多元的。」

最後他歸結到心物合一論，他說：

「人有肉體精神，物有質量性能。肉體屬物，精神屬心；質量屬物，性能屬心。故任何事物，均是心物兼備，心物一體。」

談到「新」與「舊」，他也有很精闢的見解：

「新舊非截然可劃分，新中有舊，舊可創新。故不可抹殺傳統，亦不可故步自封。」談到我關係，他認爲：

「家庭親屬是五倫關係；以情感爲主。

同志、同事、長官是政治關係；以是非爲主。

同鄉、同學、是社會關係；以道義爲主。

國仇、民賊、強盜、土匪、是敵我關係；以利害爲主。」

所以，他以為：「在家庭中要少講是非，以免失於怨道而傷情感；在政治場合要少講情感，以免徇私而誤理。」人與人相處，要能從人我關係中「辨之明，用之當」。能「辨之明」，就「知所處」；「用之當」，就會「相安」。否則，「別之禮」就會「無所措」；「用之乖」，就會「相亂」。

事是自然有的，做事是人為的；人為的做事，難免有是非利害的分別；所以必需洞察做事的道理。他曾指出做事的三程序為：「事前決策、臨事處理、事後檢討」。並曾舉例說：

「乘船坐車，穿衣吃飯，都是人的『事』，而製造船隻、車輛，縫製衣服、生火煮飯，都是人在『做事』。乘、坐、吃、穿、都是人的本能和自然的行為；而製造、縫、煮等却是發揮本能，改造自然的一種有目的有價值的動作。」

因此，他提出做事的公式為：

「(人十物) × 活動十倫理 = 政治」

做事，當然要做眾人的事，也就是政治。他以為：「政治性的人是眾人，政治性的事是公事；不是私事。」「做人作事要為眾而不為己，為公而不為私」。

做事的標準，不外情、理、法三者。他鼓勵幹部要有「倫理觀念，以結上下之心」，要有「民主精神，以洽內外之情」，要有「科學方法，以成大小之功」。無論對人對事、對物，都要「衡情、據理、依法」；而「以情感人、以理服人，以法治人」。可是，情、理、法三者，在運用時，有時難免模糊不清；於

是，他再作進一步詮釋：

「情由性生，理由智明，法由公定；情是天賦的，理是自然的，法是人為的。」

「情有不通之時，理有不明之事，法有失效之日；情不通則以理，理不明則以法，法失效則用情理。」

「性善則情通，性惡則情乖，智明則理達，智蔽則理塞；公正則法行，偏私則法亂。」

「情不在厚，以通為主；理不在深，以達為主；法不在嚴，以守為主。」

「西哲謂理無足而情無眼。故情賴理以導之使正，理雖先事物而存在，但靠情之動力以推動之。然後理智所可者無不行，情欲所好者無不善。如是乃能一面熱烈似火，一面清明如鏡」。

由於他：「熱烈似火，清明如鏡」的論調；可知他對做人作事，其所以不厭求詳的分析事理，其目的並不是消極的祇求無尤寡過；而是積極的勉勵大家要做社會的人，作國家的事。他說：

「做人要敦厚，做事要鋒利。做人像刀柄，越厚實，就越能把得穩。做事像刀鋒，越鋒利，就越能見功效。假使純是刀柄，一味敦厚，太鈍了；你將成不了一件事。假使純是刀鋒，一味鋒利，處處鋒銳，沒有抓處；那你剛想用力，自己的手先已被割破了。」真是一段最值得謹慎戒懼的哲理名言。

對於經濟問題，他也有獨到的見解。他認為「貧富是經濟行為的結果；獲得、保有、致用三者，是經濟行為的過程與方法。經濟的價值，却不在保有，而在致用」。他認為不用的錢是死錢，無用的物是廢物

；所以他主張「多非富，用才是富；少非貧，廢才是貧」。「貧與富的關鍵，是由於當事人的智慧、勤惰、儉樸、奢侈等原因促成的」。

他並且體驗出儉樸是一種美德，但吝嗇不是儉樸；消費是生活上的必需，但浪費却不是消費。他的結論是：

「人類的經濟關係有整體性，是彼此相關的；又有社會性，是休戚與共的。利羣富己，公益私有，才是經濟行爲的理想。一個人如果只知顧到一己的富裕，縱然不是自私；也是由於對貧富觀念認識錯誤所致」。

他這些理想，在現代工業社會中，很值得提供當代企業家們借鏡。

勤儉齊家，推己及人

陳將軍精神恬淡，生活儉樸，始終保持革命軍人本色；對於有些人一味追求物質享受的陋習，深痛惡絕。台北市的樓房建築，無論在結構規模和建材使用上，都日有進步；可是他雖然官位晉至省府主席，却依然住在安東街一條巷子的平房裏。房子是國家安全局分配給他的一所日本式的舊屋，文化牆的客廳，塑膠布的沙發椅；地板的木頭寬窄不一，並且常常有朽斷的情事發生。蓬門華戶，怡然自得；不但未作遷居打算，甚至從未作澈底的整修。

每日三餐，祇有幾樣小菜；即使有客，也不過四菜一湯。他不喝酒，早年抽香烟，民國五十九年以後，也戒絕了。晚年來，除與親友偶而玩玩三色牌（一種記分的非賭博性消遣），打高爾夫球外，一無嗜好。

他的儉樸，出乎自然，毫不故作。有一次，他在台灣警備總司令任內和副司令王潔，于某夜巡視台北附近多防，工作完畢，已近拂曉，饑腸餓餓，而且也有點寒冷。恰巧歸途路過永和鎮；於是他提議到一家豆漿店，以豆漿油條充饑。又一次，他們到成功嶺參加大專學生開訓典禮，典禮畢，已過中午十二時，尙未午餐，即乘車返台北。途經大甲，因為汽車要停下加水加油；他才臨時購買熱水瓶一隻，裝滿開水，買幾個太陽餅，分給大家，邊走邊吃；還對王潔說這才是最省時，省事的營養午餐。

又一次，王潔到省府參加某項會議，會後他邀王至官邸午餐，小睡片刻。王一覺醒來，却看到他和夫人在吃水菓；不是高貴的蘋菓雅梨，而是最普通而原始的甘蔗。夫妻邊啃邊談，興緻很高。

他的德配夫人，是胡次瑩女士，系出名門，與胡偉克將軍為同胞兄妹，秉性賢淑，相夫教子，懿德久彰；伉儷間相敬如賓，琴瑟和諧；其樂有勝於畫眉者。凡是陳將軍的親友、長官、幹部；到過陳府的，都會受到熱忱接待。可是一講到公事；陳夫人就立刻走避。陳夫人有此美德，所以陳將軍能專心從公，內外分明。

他公私分明，取予不苟。因為他患氣喘病，需用上好的黑棗和人參燉食。某次，他聽說物資局有代為售賣沒收走私的黑棗，特囑隨從人員前往洽購。承辦人以為既然主席需要，而且價款很少，乃不收費用，

而以其私人名義購買，作爲贈送，並聲明不列公賬。可是，他堅持非由他私人付款不可。後來再買，亦是如此。其對部屬的教導與愛護，往往以身示範，以收潛移默化之效；此事即爲顯例。

他不但關心部屬，愛護部屬；而且也敬老尊賢，重視家庭倫理。他主持省政期間，每逢春節，都要慰問員工的年老眷屬，親自邀宴或赴每家慰問耄耋老人。

他的二女昌梅，嫁給張漢生先生，軍人家庭，他特別告誡女兒，勿以「名門之女」而驕矜，要有耐得勞苦的精神；並且主張小兩口成家後，應該和公婆共同生活，向公婆盡孝，分公婆辛勞。昌梅不負他的教訓，結婚以後，與公婆同住，不但毫無嬌生慣養的習氣，而且孝順長輩，友愛弟妹，待人接物，彬彬有禮。下班回家，親自照顧自己的子女，協助婆母操持家務，一切井然有序；因此獲得親朋鄰居由衷的讚美。都說是陳將軍夫婦家教的成功。

他真誠待人的風範，處處爲人設想。某次星期天，昌梅夫婦歸寧，本來約好晚飯後再回家。可是，當他知道當天昌梅家中，祇有婆母一人看家時；却忙着催促昌梅夫婦中飯後就提先回家，以免親家母一人感到冷清寂寞。

「家齊而後國治」，「推己及人」；他于家庭生活小節處，自然流露，宜乎他能肩負黨國重任。

誠懇果斷愷悌慈祥

民國六十一年六月，陳將軍由台灣省主席調任國防部長兼行政院政務委員，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。六日交卸主席職務，即感右肩疼痛難忍。返台北，即赴榮民總醫院檢查，確定為肺癌。十日開刀割治，八月康復。

他康復後，即就部長任，力疾從公；除日理萬機外，復僕僕風塵，親赴各地區及外島巡視。終因過度辛勞，舊疾復發。于六十二年五月中旬，赴美就醫，二次開刀。因古稀之年，流血過多，月之卅一日，突患中風，口不能言，右身麻痺；乃于六月六日啓程回國。延至八月廿二日十三時廿五分，逝世于榮民醫院。

陳將軍病逝以後，朝野震動，識與不識，莫不痛悼；舊日袍澤部屬，皆為之唏噓太息。省府同仁，仰慕至深；都認為他在省府實太過勞苦。對其忠誠謀國、力疾從公的精神，益增敬重惋惜之情。

綜其生平，性情率真，不鶩浮華；誠懇果斷，愷悌慈祥；輒使部屬感覺無限熱心與活力，其卓異的統御才能，自屬第一流名將；而博學多能，運籌帷幄，尤屬不可多得的幕僚長；公正廉明勤政愛民，更係一有獻有為有守的優秀政務官。

他秉性謙和，處事縝密，既好深思，復富條理。每能獎掖後進，授權部屬。守分盡職者，輒多能發揮所長，有所作為。偶有差池，亦必出之婉規曲諒；而以默化之力，收潛移之功。抑且虛懷若谷，從善如流。其於做人作事，最重根本；既手著偉論，揭示哲理；復以身作則，蔚成風尚。舉凡微行細節之處，莫不

顯現其傑出謙謹。

他品格的高潔，最顯耀照人之處，是他那皓月凌空，一片澄明的「明」字。他爲人賢明，處事高明，報國公明，自處清明，明、透、通、達，了無罣礙。而其所以特具此「明澈」的風格，固然由於他的極高天賦；但也可說是得自他那好學深思，默識心通，處處不肯輕易放過，極其縝密的涵養功夫。無論是治軍爲政，造次倥偬；他自始自終的一切行動實踐過程，就是他運用思考，涵養學問的過程。如此真積力久，乃能成就他的清芬高明；他的一語一默，一動一靜，也才能發而中節，啓人深省，使人折服，使人敬佩。他還有常人所不及的情操，那就是他冷靜和含蓄的氣度。惟其冷靜，所以對問題觀察入微；惟其含蓄，所以對事物的判斷正確。而見之實際行動者，乃是容忍的精神，公正的精神，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精神。

昔范宣子問叔孫豹，何謂「死而不朽」？叔孫豹說：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；雖久而不懈，此之謂不朽」。陳將軍之德，遺愛在民，陳將軍之功，彪炳人間；陳將軍之言，茹古含今；蓋棺論定，陳將軍可作現代軍政人物的楷模。

（選自中外雜誌二十一卷三、四期六十六年三、四月號）